

TRANS NATIONAL ABDUCTING

跨国大拐卖

伏龙·龙鸣 著
fulong · longming

kuaguodagunaimai

- 魔鬼的“智慧”
邪恶中
诞生的罪恶轮回
神秘的“黄小姐”
- 黑色隧道
沉沦
泰国的云南少女

北方的
中国是“磁场”
• 人间地狱图
她的花名叫兰妮
此情何时了
• 绝望与拯救

XJ0510056



跨国大拐卖

龙 鸣 伏 龙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启明

封面设计：符晓笛

跨国大拐卖

龙鸣 伏龙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9号)

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375印张 207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71-1654-7 / Z · 21 定价：6.90元

目 录

引 言 罪恶无国界.....	(1)
第一章 魔鬼的智慧.....	(21)
● 夜半枪声留下的疑案	(23)
● “人才开发公司”和“黑虎突击队”	(33)
● 神秘的“黄小姐”	(40)
● 三姨从香港来	(52)
● “爱国华侨”的“爱国”行动	(60)
● 女人是摆摇钱树	(67)
● 风度翩翩的女“代办”	(73)
● 瘸子诗人的诗的“精神”	(80)
● 邪恶中诞生的罪恶轮回	(90)
● 防不胜防的“朋友”	(97)
第二章 黑色隧道.....	(108)
● 大酒店、“红莓花儿开”	(110)
● 还是“日本鬼子”厉害	(125)
● 北方的中国是“磁场”	(134)
● “导演”的“杰作”	(144)
● 沉沦泰国的云南少女	(151)
● 打到日本去	(159)
● 你是一只“下蛋鸡”	(167)

- 韩国“寒”重 (176)
- 人情的代价 (183)

第三章 人间地狱图 (193)

- 苦难的历程 (194)
- “姐姐”送你入地狱 (198)
- 她的花名叫兰妮 (204)
- 此情何时了 (211)
- 永远的异域风情 (218)
- 上海女血溅纽约城 (223)
- 魂断那支河 (229)
- 郑编辑在帛琉国的旅游记 (236)
- 流浪在曼谷街头的中国男人 (244)
- 痛苦至极是忘却 (249)

第四章 绝望与拯救 (256)

- 对“少女地下营业所”“批发”、“零售”少女的
 紧急调查 (258)
- 中、缅、泰警方“大联唱” (266)
- 艾滋病患者报复记 (280)
- 难以解救的越南妇女 (287)

引 言

罪 恶 无 国 界

暮春里一个晴朗日子的傍晚时分，我们漫步在越南首都河内的巴亭广场。这是河内一个颇为洁净美丽的地方：广场宽阔宏大，中心花坛里繁花似锦，四周椰树和槟榔树高挺成行，形成一道略带鹅黄的绿色风景……

我们慢悠悠踱着，领略着这旖旎的异国风光。忽然，一个面孔黧黑、颧骨高凸的越南小伙子向我们走来，招呼道：“你们，中国阿哥？”

他说的是广东白话，很快，又不标准，我们听了个大概，问：“你问我们？”

他把说话的速度放慢，近乎一字一嚼：“你们可是中国阿哥？”

这回我们听明白了，点点头。

“你们要越南阿妹耍耍啲？越南阿妹威威，好过瘾啲！”

说话间，他向我们靠了一步，脸上堆满笑容，怕我们听不懂他的话，他还用手比划了一个性动作。

我们明白了。

一阵惊讶之后，出于好奇，我们问了他一些情况。他有

问必答，毫无休止也毫无羞色地向我们介绍了河内这方面的种种“行情”：按次数计，每次 40 元人民币；按时数计，每小时 20 元人民币；整夜承包的，则是 100 元人民币。当然这只是一般“行情”，具体的还要按“质”论价。至于越南妹，则“品种”多样：嫩的、懂风情的、会唱会跳的、白的黑的……梅兰竹菊，各有千秋。他们分别来自于越南各地：河内、海防、鸿基、凉山、岬港、归化、胡志明市……

越南小伙子好像和我们是老熟人似的，肩并肩地行走着，滔滔不绝。嘴不够用，就借助手势，这便激发了我们脑子里久已萦绕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次异国采访的主要目的，即跨国间的人口拐卖问题！我们问：“能不能让我们把阿妹带走？带回中国去？”

他眼睛一亮，但随即悻悻笑了：“你们开玩笑？”

我们一本正经的模样：“不”。

他认真了，连忙说：“你们要几多？”

“那得看价罗。”

“你们要什么样的？”

“嫩的、靓的。”

“一千一个怎么样？”

“太贵。”

“要得多的话可以讲价。”

我们又问：“那在什么地方‘交货’？”

“过境怎么样？”

“能不能看‘货’？”

“没问题”。

说话间，他真要领我们去看“货”，我们怕因此引起国际纠纷，推说过几天再来，推却了。他不以为怪地笑笑，又转

身到其它地方招纳“生意”去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也许，这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也是一个古老的诱惑：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关于人、关于人的欲望的价值？关于由这个价值透视出的人欲本身的商品意义？可是，纵观眼前这个斑斓的世界，就在这个古老的主题下，却在不断产生新的罪恶！

我们把凝重目光投向了本书的标题——跨国大拐卖！

这是一种近年来逐渐猖獗且引人沉思的现象！

沉积在我们脑中的一些记忆和零星材料也逐渐鲜活起来！

——香港《东方日报》以“国际人口贩子活跃神州、贩卖中国少女泰北为娼”为题发表消息：中国云南少女阿亚和美玲，被人贩子拐骗到泰国北部的清莱，在那儿经“皮条客”中介，卖到了妓院。她们为金钱所迫，在妓院里日夜卖身，境况凄惨至极。后来她们遇到了香港游客林强和刘国近，哭哭啼啼向他们诉说了她们思念家乡的刻骨之情。近一年多来，云南广西有近 600 多名少女被拐到泰国和南亚一些其他国家。她们平均年龄还不到 16 岁，都是被人以游览、做生意、打工、走亲戚、婚姻等名目骗出了国界，辗转卖到妓院的。她们有的自己有病得不到救治或不敢声张，有的家中亲人被逼绝命，也有的被警方或好心人救出火坑，但大部分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美国纽约警察局透露，他们曾接到过这样一件凶杀案：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国妇女，被她的丈夫——一位六十多岁的美籍华人，在纽约家中乱刀砍杀，倒在血泊中死去。据

案情审理，这位妇女是她丈夫从中国某大城市连哄带骗、办理了结婚手续才带到美国来的。到美国后，她的丈夫在家境、工作各方面都真相毕现，在国内颇显富有的丈夫原来只不过是一个领养老金的退休工人，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亭子间。由此，双方由爱生恨，拔剑相向，顿见齟齬，生活中充满了火药味。一个觉得受骗上当了，而另一个则觉得委屈难耐，直至发展到你死我活，操刀见血。

——朝鲜驻中东某国大使馆一日突然接到一个女子的电话，自称她是个朝鲜女孩，被该国一中年男子骗去，受尽折磨，痛苦无靠，希望使馆能出面作主，拯救她出火坑，回到祖国去。据有关国际组织的统计材料表明，中东地区每年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不发达国家以婚姻等形式拐走妇女（绝大多数为18岁左右的少女）数以千计！

——马来西亚《亚洲周刊》声称：马来西亚少女失踪情况严重，官方统计，自1987年起，问题逐渐加剧。去年，失踪少女家长的投诉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1940人，其中包括182名14岁以下的女童。这些丢失者，能够通过各种方法找回来的不到百分之三十五。该刊不无愤慨地说：“整个社会生活都被人贩子搅乱了套！”

——法国《法兰西晚报》报道：巴黎警方在“红灯区”一次缉毒行动中，查出了469名来自非洲塞内加尔、加纳、扎伊尔和安第列斯等地非法营业的妓女，她们大都是没有护照或只有短期旅游签证，甚至什么玩意也没有的被拐卖者。她们在人贩子手中，经过长期跋涉（有的辗转第三、第四国长达半年之久），来到法国。她们有的心甘情愿，有的委屈求全地投入到“红灯区”，开始了她们提心吊胆的卖淫生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边境情况的综

合报告上透露：自 1988 年底中越边境集市贸易开始至今，据不完全统计，有近 7 万名越南妇女乘机越过边境线，来到我国广西和云南的防城、宁明、凭祥、龙州、靖西、那坡、富宁、麻栗坡、马关、文山、屏边等边境县市生活，同时，还有 10000 名深入到除青海、西藏之外的各个省份。其中，这些越南妇女有相当一部分是被两国的人贩子拐卖过来的。……1989 年初至 1991 年不到两年时间里，从广西防城东兴口岸遣送出境的越南妇女便有 260 批次共 3000 余人，其足迹遍达 16 个省区，其中被拐骗过来的约占 90%，也就是说，约有 2700 人是被人贩子拐来的。同样的，这三年时间里友谊关口岸遣送了 270 批次约 4000 余名越南妇女，被拐卖的约有 3500 余名；河口口岸遣送了 200 批次 3300 余名越南妇女，被拐卖的约有 3000 余名。仅这三个口岸，被遣送的越南妇女中便有近万名是被拐卖过来的。这些被拐卖过来的越南妇女，年龄最大的近 60 岁，最小的才十三四岁，有大学生、有社会青年，有家庭主妇，也有国家职工和国家干部。她们被拐过来后，或卖予贫困地区的农民为妻，或卖予身有残疾而找不到老婆的中国男人，命运大多掌握在人贩子手里。保守估计，被拐卖到中国来的越南妇女约有 1 万 5 千名左右。

——中国北京市公安局外管处曾遣返多起南亚某国被拐卖到北京地区的女子。她们有的被买方遗弃，迫于生计，在北京火车站附近靠私下里卖淫维持生活；有的已经与买方成家，养儿育女，淡忘了回国的念头。有的虽说已经生育了儿女，但落落寡欢，念念不忘回到家乡去，终于下定决心，抱着孩子到北京火车站用本国语言高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谁能帮助我回到家乡去？”

——俄罗斯《联盟》杂志 1992 年第八期中载文，前苏联解体后，有上万名前苏联籍俄罗斯人流入异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拐卖出境的，卖到了中国、联邦德国、波兰、芬兰等地。或与人为妻（买方多为生理或心理不健全者），或被迫出售和变相出售肉体，处境颇为凄凉。对此，中国广州颇具影响的《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等曾有报道，八名白俄姑娘卖到中国广州后沦为某酒店的“服务员”，不仅要用力气为人服务，还要用肉体“服务”。另外，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明报》也载文宣称：前苏联解体后，德国公民和前苏联公民的涉外婚姻急剧增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前苏联籍姑娘是让“介绍”去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说，全世界每年都有 100 万左右的少女沦为雏妓，其中有 58 万是通过人贩子之手辗转拐卖，跨国度加入异国卖淫行列的。尤为突出的是台湾，雏妓几乎占到全球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且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多次秘密地去过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从事短期的卖春活动。

.....

保守估计，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全球跨国拐卖的人口不下百万！

然而，我们从这种罪恶的现象中能够窥到什么？它与经济、文化、人的生存状态本身有着什么样的瓜葛？

也许，这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很中肯：任何关于人的理论都暗含着一种哲学。人创造了经济，经济又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说的。其意所指，就是说人的商

品经济形态。

脱开经济因素，就人的本真而言，我们的老祖宗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过很精妙的见解，荀子是主张“性恶论”的。他认为人性就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因而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

当然，这些只不过是荀子的经验之谈罢了，还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理论。问题到了西方，到了古希腊哲人柏拉图那里，便产生了灵与肉的概念，主张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桎梏，灵魂脱离肉体，沉思于美好理念世界，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等等！太玄奥！直到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从感觉论出发，才又把柏拉图的这个理扳了过来，用当时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来通俗明了概括，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本性的最重要特征”。

那么，当人的自然本性的欲望之车驰入商品经济形态中，会出现怎样一种状态呢？

不言而喻的，人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其独立性便出现了一个最现实的基础，即对物的依赖性！然物是什么呢？通俗地说就是金钱！不过，这里的金钱不是作为纸钞、硬币等这样一种物的存在，它是一种支配，是驱使着人性独立的魔方，它使得世界上一切价值物都变成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甚至人、人的本能、性欲等。简言之，人可以卖钱，人的身体可以卖钱！

由此可见，人口拐卖明显带着追求高额“利润”的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方面，美国的人文研究专家罗卜特看得颇为独到，他在他的社会调查报告《关于被拐人口价值利用》中指出：“就

是一种高效的、可望的经济利益，调节着人口买卖市场，并使它在相当一个时期存在，并周而复始地衰长。”他还说：“这里涉及到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涉及到大量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对于这种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金钱，金钱诱惑着人口贩子，刺激着他们靠贩卖人口追求高额利益、高档物质生活。故而，金钱对人口贩子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所以，为了金钱，他们不惜冒险，不惜触犯法律，只需获取高额利润。顺其推理，又正是这一点，支配着他们锲而不舍地干下去，阻碍着他们放弃这个行当。”

如此看来，贩卖人口是一种存在，一种固有的存在。而且，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罪恶的活动也日益猖獗。

位于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一个能够透视出人在生存意义上的文化精神的城市，它位于欧洲中部是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公共场所。它的物质根基和文化底蕴都是悠久和深厚的；同样的，它的色情行业的底蕴和文化底蕴一样深厚！在著名的“红灯区”，妓女们千奇百态，绚丽多姿，形成了一个各色人等的妓女王国，其籍贯几乎遍达五大洲！当然，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妓女们是怎样走入这个王国的？

自然，这少不了国际人贩子的“功劳”。让我们来看看一个跨国人贩子的轨迹。

他叫柯尔，上过五年小学和四年中学，家境平平，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柯尔的父亲是一个建筑钳工，但因行窃，暴力，偷盗等不法行为被警察抓起来判了刑，在监狱里度过了20个年头，后来父亲去世了，母亲仍活着。他母亲是个很正直的人，但很少管儿女们的事，故柯尔的所作所为她知

道得不多。柯尔同父亲一样，学的是建筑钳工，学徒以后，便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在服役前，他有一段时间是在收容所里度过的。柯尔在部队时，品行极为恶劣，在服役的第八个星期，就因为“有失军人体统”被军方开除。柯尔还有一个妹妹，是个吸毒者靠卖身吸毒。柯尔被军队开除后不久，便在妹妹的启发和感染下，当上了男鸨。

那时，柯尔才 21 岁，他常去京特尔街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时间久了，认识了那儿的一个暗娼。暗娼是捷克籍，已经结了婚，且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又喜欢上了比她年轻 14 岁的柯尔。柯尔不仅仅年轻体壮，模样也俊，金发微卷，闪闪的大蓝眼睛，宽阔的嘴唇，一笑便是一副迷人的样子。然而，柯尔当时手头比较拮据，处处缺钱花，又没有活干，便与这个捷克女人一拍即合。当然，最现实的一点是：捷克女人能给他提供钱。柯尔则完全靠这个女人的卖身钱养活着。捷克女人不仅供柯尔吃喝花销，而且还经常为柯尔家里购买东西，后来发展到连自己的孩子也不去照顾了，终日伴在柯尔之侧。于是，她的丈夫向她提出离婚，她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离婚后，她住家卖淫，柯尔则作男鸨牵头引线，两人昏天昏地混了一阵时间。后来，柯尔又很容易地通过这一途径认识了另外一些妓女。再后来，他和捷克女人分了手，自然而然地投入到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这个女人叫苏娅，波兰籍，是通过婚姻形式来维也纳的，后来丈夫抛弃了她，她举目无亲，无以为生计，被迫进入“红灯区”，一呆八年！长时期的“红灯区”生活，使她赚足了钱，也摸透了“红灯区”的种种窍门，于是，后来她既卖身，又兼当鸨婆——她手下控制了五六个外籍妇女，但她还不满足，需要进一步扩大“业务”，她相中了柯尔的那张脸

皮。

当时，柯尔对这种依靠女人过活的生活已经厌倦，尝够了“吃软饭”的空虚和无聊，很想拥有自己的工作，可是，伸脚容易缩脚难，苏娅岂能放过他？她将门一锁，手点着他虎吼雷鸣：“你这个混蛋！软蛋！想从我这里一拍屁股就走？没门！”

柯尔被她唬住了。再说，他也已经养尊处优惯了，真要他干什么说不定还干不上来，便只得乖乖俯首。

于是，在苏娅的指使下，他开始实施她罪恶的计划。

他假借旅游，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搭上了19岁的艾丽思娜。艾丽思娜是一家商场的售货员，被柯尔英俊的面孔和幽默的谈吐（当男钨锻炼出来的）迷惑了，坠入爱河中，很快和柯尔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她又和他一起来到维也纳。自然，她的归宿是维也纳的“红灯区”。

接着，柯尔又以婚姻为幌子，从丹麦、联邦德国等地勾引了四名年轻女子来到维也纳，相继成为苏娅麾下的“赚钱机器”。

许是不甘于作苏娅裙下之臣，许是窥到了这种跨国拐卖间的奥秘，柯尔最终摆脱了苏娅的控制，自己单干开了。自此，他的手下长时间控制着三四个姑娘，这些姑娘都来自周边几个国家，无一不是他用婚姻的形式骗过来的！

他也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工作”的自在和好处：日进斗金，而且声名雀起。他抖起来了，每天带着数枚很大的戒指和首饰，在泰坦咖啡馆翘着腿喝咖啡，接受着女人们的孝敬和男人们的尊敬！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跨国间人口拐卖是与色情行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一世界著名都市——巴黎这方面的情况。

作为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兰西在西欧无疑是屈指可数的，尤其是首都巴黎，不仅是有工业文明方面的中心地位，更具有历史文化方面的特殊地位。它有著名的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凡尔赛宫等一批古老的建筑，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象征。然而，巴黎的“红灯区”内容之丰富、色彩之斑斓，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黎的红灯区之一是在圣·德尼大街，这是一条远近驰名的狭长街道，它的南端便是一个终日喧闹的商业区，商业区中心有个小城堡，巴黎警察局就在这个城堡的不远处。

圣·德尼大街比较窄，只能容纳汽车一字儿排开缓缓行进。每当华灯初上时分，这里的每一寸空气中都弥散着肉欲的气息，各种名牌的法国香水味裹着妓女们淫语浪笑声一下子把投入的人们淹没掉。扑面而来的是五彩灯光。路边鳞次栉比的店面一律欧风十足，每个门口都闪动着霓虹灯，勾勒出姿态各异的裸女全身像，性合图片毫不加掩饰挂在橱窗里，并且以强烈的灯光透视出逼真的立体效果。而播放“超级”淫秽录相的放映室和出售各种色情用品的性商店也比比皆是。在彩色的灯光闪动处，三三两两的女子扭动着腰肢时隐时现，她们的肩头都长长地挎着一个小包，倚身靠在商店的橱窗旁边或者商店门口，尖细的手指间夹着香烟，情意绵绵且又焦灼不安地四处张望。她们会突然用双眼紧紧地盯住某一个行人，色迷迷的发送着连嫖客手中的叭儿狗都能领会的暗示。有时，她们又扭动着单衣薄衫的身躯来回走动，显得咄咄逼人；有时，她们则胯部活络着一摇三摆地走过去，

然后非常劲道地咧着潮湿的嘴，温情脉脉。

在这里，哪怕是寒冬，风尘女子们都一如春天般的穿着低胸背心和裸露着大腿的超短裙显示出一种只有风尘女子才有的神态。这与那些把头紧紧缩在风衣或毛领中仍抖抖索索的行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她们中间也有抗不住风寒的，便躲在门后或街角的旮旯里，交手搓着双臂，其中很多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稚气未脱。

据巴黎警察局透露，就在这条 1600 米长的街道上，拥挤着 1600 多名妓女，其中，有 1300 多名非巴黎籍，800 多名非法国籍！

这 800 多名外籍妇女大多数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其中又以南非占绝大多数，仅南非的黑人妇女就有 350 多名之多！

自然，这又是人贩子们的“功劳”！

与圣·德尼大街相比，别具风味的是巴黎西郊天然公园——布洛涅大森林。那里林木葱茂，地势空旷，足球场、赛马厅、人工湖、游乐厅一应俱全，既是巴黎人休息、娱乐和消闲的地方，也是一处大名鼎鼎的风月场所。当夜幕降临时，这里立刻成了一个放浪形骸的世界，妓女、男妓、人妖及同性恋者纷纷出笼。她（他）们一个个嘴唇猩红，袒胸露体的在丛林中出没。这时候，寻花问柳的嫖客们也成群而至，于是，刺激视听的场面和音响随处可见可闻。每天清晨，巴黎城市环卫部门的数十名清洁工要从树林中打扫出数麻袋吸毒针管和避孕套等污秽垃圾！

在这里活跃的妓女、男妓和人妖有三分之一以上非法国籍，尤其是人妖，半数以上是来自泰国，西班牙，瑞典等国。